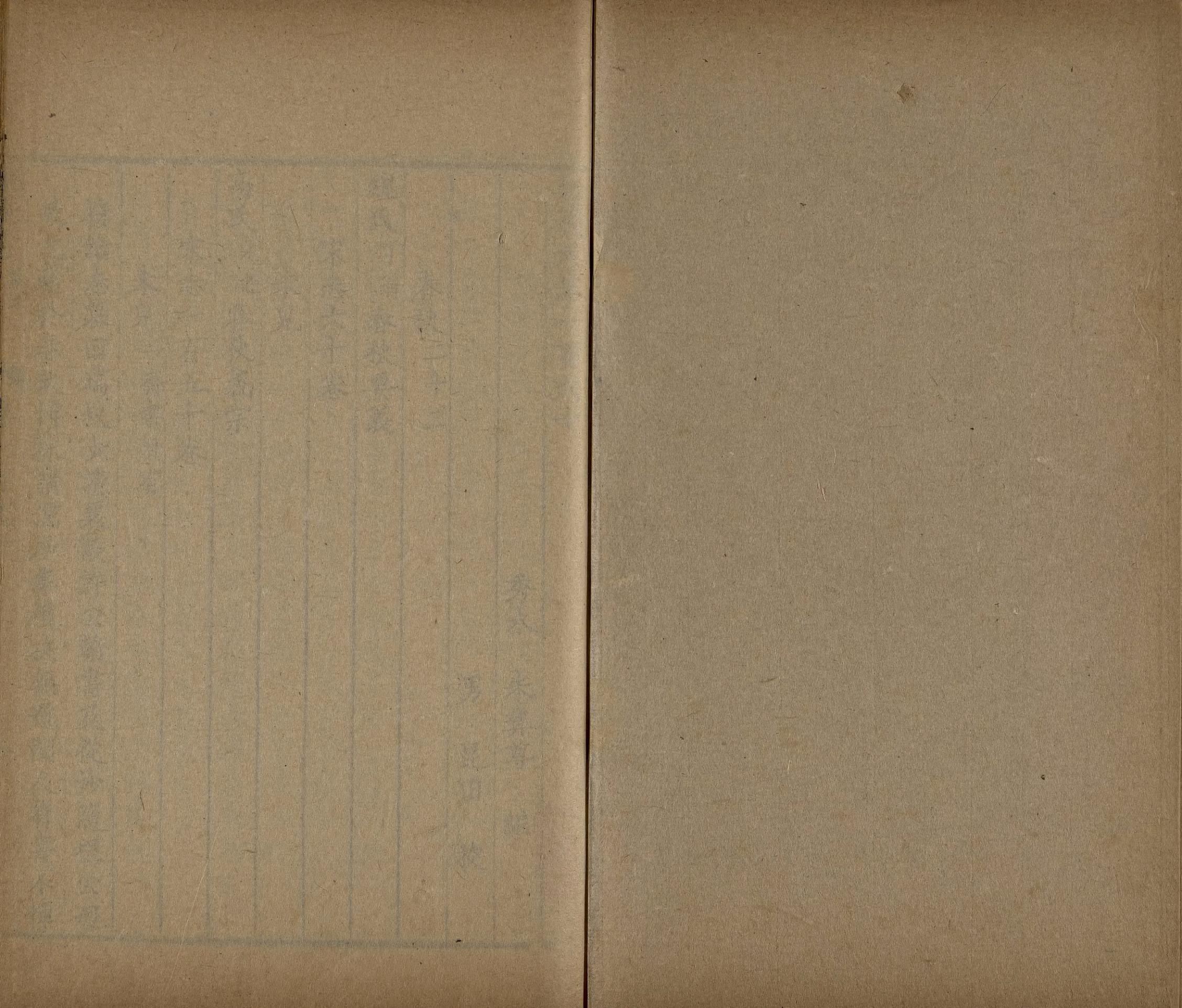


7101

829.3

272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拔

春秋 二十三

魏氏了翁 春秋要義

宋志六十卷

未見

高氏元之 春秋義宗

宋志一百五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樓鑰志墓曰端叔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於春秋博採諸儒所集搜抉無遺聞人有書不憚

裹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萃爲一書閒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

李鄴嗣曰先生集春秋說三百餘家號義宗悉本經古究其指歸

王氏緯春秋傳紀

三卷

佚

温州府志字誠叟永嘉人趙汝談在史館奏充編校不就有春秋傳紀門人尤焞薛蒙守建與括皆爲刊於學

林氏維屏春秋論

佚

程氏公說春秋分記

宋志九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趙希弁曰右克齋程公說伯剛所編也其弟公許守宜春刻於郡齋游丞相侶爲之序

王應麟曰春秋分記九十卷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又旁採公穀諸子之說附其下又爲年表世譜世本及天文疆域禮樂諸書次國小國著錄

張萱曰宋淳祐閒克齋程公說編以聖經爲本而事則按左氏閒取公穀及先儒論辨以證其誣至於論述大綱悉本孟子而微辭多取之程胡二氏復以己意爲新注又倣司馬遷史記爲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有六卷周天王紀二卷魯及列國世家二十六卷附庸諸小國及四裔十有三卷凡九十卷

趙氏善湘春秋三傳通議

三十卷

佚

戴氏

溪

春秋講義

宋志四卷

王攢溫州志作三卷

佚

盛如梓曰或謂春秋以夏正紀事近世戴岷隱頗似此說

柴氏

元祐

春秋解

佚

王氏

鑑

春秋門例通解

鑑宋志作炫

宋志十卷

佚

李氏

明復

春秋集義

宋志五十卷綱領二卷

存

魏了翁序曰天地之運盪摩屈伸爲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爲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真不啻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夫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爲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尚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爲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爲之懼又以自懼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始謂此爲

經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乎然則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爲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裒萃以附於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尚慮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開卷瞭然祇以資耳目之聞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諭予爲序嗚呼予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耳

張萱曰宋嘉定閒太學生李俞編進俞舊名明復字伯勇取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定其後先審其精麤各附於本章之次有魏鶴山序

按宋史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

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子嘗見宋季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宋史兩存之誤矣

錢氏時 春秋大旨

佚

楊氏景隆 春秋解 閩書隆作陸

佚

姓譜字伯淳晉江人關禧進士建寧司戶參軍

時氏少章 春秋志表日記

佚

吳師道曰時子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冊

郭氏正子 春秋傳語

十卷

佚

一王圻曰郭正子紹定中進士教授廬州著春秋傳語十卷

林氏希逸 春秋三傳正附論

宋志十三卷

未見

龍氏森 春秋傳

佚

李鳴復端平三年奏舉狀曰伏見吉州布衣龍森會萃經傳科列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已見多所發揮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

章氏樵 補注春秋繁露

十八卷

未見

姓譜樵字桐麓昌化人嘉定進士朝散郎知處州事

趙氏涯春秋集說

佚

撫州府志趙涯字伯泳臨川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右正言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知泉州再知寧國府

劉氏克莊春秋揆

一卷

存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

宋志十三卷

存

仲炎自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為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為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為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

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
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
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
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
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
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
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齊也叙此者爲禮順此者爲
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
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叙乖其順廢其理
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
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履轍所以懼後車也
過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
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
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鬪干戈以濟貪
忿之志悖天理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爲惡
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
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
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臣子爲夫婦爲兄弟爲
黨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禮亂
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
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
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

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歿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邱明恥之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為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閒亦或有得者穀梁氏耳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考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為斷上以伸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

李鳴復奏舉狀曰伏見温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為之說證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教戒不為褒貶只杜擬僭尤為潛心

陳振孫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繆氏烈春秋講義

佚

閩書烈字允成福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遷

正字授撫漕侍郎

徐氏梅龜春秋指掌圖

佚

嚴州府志徐梅龜字擢叟壽昌人霍邱縣尉嘉熙閒蒙古

兵至父子力戰死贈宣教郎霍邱知縣

傅氏實之春秋幼學記

佚

江西通志傅實之字莊父清江人登寶慶第調袁州分宜簿淳祐中授承事郎學者稱南齋先生

洪氏咨夔春秋說

三卷

佚

咨夔自序曰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閒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

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遁諸一時不能遁諸異口能遁諸其身不能遁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定有不可遁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契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者也以齊威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之陰愈進則亂愈盛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諸侯皆廩廩乎贅旂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朶頤其國禍

亂極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
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
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
以詔萬世天地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
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
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
作春秋說

吳任臣曰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泰嘉二年進士累官翰
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領內祠有
春秋說三卷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終

弟子秀水錢 煌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春秋 二十四

男 昆田 校

李氏 琪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三卷

存

琪自序曰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
則可稽進道之升降備霸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
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
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杌故典舊
章冊書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

記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
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濶而考之於訛辭簡嚴之中錯
陳迭見未究前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以疑經是
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叙東周十有四王之
統合齊晉十有三霸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
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序其事變
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記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
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
春秋微旨與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此編作
於辛亥之冬列國諸紀彙括未竟懼其條目破碎援筆輒
止諸老先生每索此書無以復命猶予韶爲之補續其未
成猥加整比越二十年甫爲全書非敢以示學經者姑存
其橐於家塾云

周自得序曰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繩以文武之法度筆
削之閒微辭精義雖游夏弗與於斯自隱迄哀凡二百四
十二年其行事筆於春秋者一千九百二十有四該萬有
八千言天道人事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崩薨卒葬王霸華
夷閒見錯出轆轤紛糾學者欲睹世變始終之會治亂得
失之由非融會經傳該貫首尾默識心通則未足以知春
秋之要領也余童習是經初得竹湖李氏所著王霸列國
世紀讀之不無拆裂經文之疑旣觀其分王霸之行事具
世系之本末於治亂興衰之際復序而論之讀者一日而
洞徹原委則極歎前輩之讀書不苟如此閒手抄以示同
志今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斯文必盛行於

世學者由是而會經傳之大全以探筆削之深意則未必
非通經之一助云

黃虞稷曰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
未每國紀後有序論至正中渝川周自得序而行之

趙氏鵬飛春秋經筌

十六卷

存

鵬飛自序曰木訥子作經筌自叙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
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於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
肖象筌何足以囿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
器也道不可以器囿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
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取
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爲
賞爲罰爲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爲褒爲貶
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
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爲二帝
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
魄貶而誅奸魂其文見於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福與二帝
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
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
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邪及何休杜預之
註典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
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官墨守
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賣餅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

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於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爲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爲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沈潛其意而務於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爲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於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爲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內也甯知其妄正之曰讐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疎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爲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於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尚甯之志固願視經爲的以身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於的鴈鶩翔於前不眴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於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青陽夢炎序曰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於山林惟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於自衒而人莫之知書之藏於家者又以狄難而燬良可慨歎麟

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於合伊川先生謫於涪
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於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
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
毀後有偽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漸漬所被者廣如
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
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爲之倡所著詩故經
筌二書有功於聖經甚大詩故湮沒不傳惟經筌獨存其
爲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於原情不爲傳注所拘至於
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
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
著書以淑後學豈爲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爲
案經爲斷其說尚矣然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猶未免於
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於好惡是非之私不徇夫章合傳
會之失先原情以爲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
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於千有餘年之後而
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予所以深有味於是書也予與先
生居同里且受經於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於
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
定之說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
而歸於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訪明道爲心以撥
亂反正爲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當先生
明經之明□□

張萱曰木訥先生因說經者拘泥三傳多非聖人本意乃
自據經解經故曰經筌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
學官者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
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
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
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
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
嘗讀黃氏日抄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恒有契於心焉既
得經筵足本乃鏤板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
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褒貶自見蓋
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信斯言也
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也已

四十卷

存

鄭珣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
之

熊氏慶曾 春秋約說

佚

萬氏鎮 左傳十辨

一卷

佚

姓譜鎮字子靜平江人登淳祐庚戌第授豐州司戶參軍

陸氏震發 春秋叢志

一卷

佚

嚴州府志陸震發字德甫淳安人淳祐中薦授儒學教諭
饒氏魯春秋節傳

佚

舒氏津春秋集注

佚

胡氏康春秋誅意謹告

一百卷

佚

徽州府志康婺源人進春秋誅意謹告百卷於朝理宗覽
而嘉之特旨與召試調鎮江司戶參軍

朱氏申春秋左傳節解或作詳節

三十五卷

存

王鑿序曰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
釋今董南畿學政黃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
以近世學者莫不為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
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淵
善言德行游子夏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而善鄭國之為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為文
則已如為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殊未可也左氏疏春
秋於聖人之旨殊未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
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
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

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場之人亦善言焉有若
展喜瑕呂飴甥賓婚人解揚是已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
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是已屬國之遠
亦善言焉有若郟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戎蘧啓疆是已
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
向之母是已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辭婉而暢直而
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
之而爲史者尤多法焉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
讖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
及又安知其古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
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
蓋幾於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爲文之法盡在是矣
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
於經

王穉登曰周翰輯是書無裨左氏裨夫學左氏者耳

牟氏子才春秋輪輻

佚

右子才未成之書見墓志銘

趙氏孟何春秋法度編

佚

程端學曰字浚南四明人

戴表元序曰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
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以爲復讐之書不
敢廢也夫復讐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

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
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
所爲與天地並如是而可耳塲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倚
摭微文破碎大道爲可憫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讐
不得復而鼎遷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絕口不復
道矣雖以余之困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
詎可得邪鄉郡趙君漢弼與余爲同年生精力趨尚記誦
討論視余略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
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弼追憶而補
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爲若干言又評攷二百四
十一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
言無近世倚摭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乎
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爲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
長於功名之途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
書亦不以世故炎涼盛衰而奪抑交游之期於漢弼何有
紀極漢弼年未甚高予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
在左杵臼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於世之色其於春秋法
度未可量也

王氏應麟春秋三傳會考

宋志三十六卷

佚

謝氏鑰春秋衍義

十卷

佚

左氏辨證

六卷

佚

方鳳曰謝君臯羽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

陳氏

友沅

春秋集傳

佚

江西通志陳友沅字直翁豐城人景定中鄉舉

黃氏

震

讀春秋日抄

七卷

存

震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

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敷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讀三傳日抄

一卷

存

王氏柏左氏正傳

宋志十卷

未見

讀春秋記

八卷

未見

呂氏大圭春秋或問

二十卷

存

何夢申跋曰傳春秋幾百家其說大抵以褒貶賞罰爲主

蓋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也惟朱文公以爲不然今其載於門人之所紀錄者略見一二獨恨未及成書耳廣文呂先生加惠潮士諸士有以春秋請問者先生出五論示之咸駭未聞因併求全橐先生又出集傳或問二書蓋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辨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中預聞指教不敢私祕與朋友謀而鈇諸梓庶幾廣其傳

春秋五論

一卷

序

袁桷曰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葉夢得呂大圭其最有功者也

程端學曰呂樸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分著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閎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代中下戶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

元兵至公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箋圭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爲管軍總管者掖之出圭叔變服遁島上壽庚將逼以官遣追之間其姓名不答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燬焉五論與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見見者又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昭爲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庵稱高足淵源之來人稱溫陵截派嗚呼當時詆訛道學者往往謂其迂疎無濟然宗社旣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爲詭隨甘走海島不憚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凜也以是覲之道學亦何負於人國乎良可歎也矣武榮卽今泉州之南安縣唐嗣聖中嘗以縣爲武榮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樸圪鄉大豐山下學者因號爲樸鄉先生

翁氏夢得春秋指南

一卷

佚

春秋擴實

二卷

佚

春秋要論

十卷

佚

春秋記要

十卷

佚

壽昌縣志翁夢得字景說端平咸淳閒兩中詞科尋隱居教授

周氏敬孫春秋類例

佚

謝鐸曰春秋類例周敬孫著今亡

家氏鉉翁春秋詳說

三十卷

存

鉉翁白序曰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爲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陋儒曲學以史而觀春秋謂其閒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略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爲一時記事之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爲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數十年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辭大率

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
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檇杞魯春秋
史也聖人修之則爲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蚘
蝸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深
責也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釋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
年以後閱習旣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
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
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
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
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鄙
陋所聞具列於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
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
無補於時坐荒舊學旣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
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爲
慕容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
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已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爲綱領揭之
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時之意三辨
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
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躐之罪則無
所逃

龔璠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
率成此書書成自瀛寄宣託於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
蓋久而綱目十篇學士大夫已盛傳於世矣泰定乙丑宣
學以廩士之羸刊大學疏義等書取諸潘氏鈔梓於學凡

三十卷其曰春秋集傳詳說蓋侯夫說約者得經旨焉此
先生著述意也先生之祖大酉以成都府教授列於朱文
公學黨之籍其淵源有自云

宋史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為所請使留館中聞宋
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其學遠於春秋自號則堂改
館河閒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成宗放還賜號處士

黃虞稷曰鉉翁北遷時居河閒所作因答問以述己意綱
領凡十篇

謝氏翱春秋左傳續辨

佚

方鳳狀曰君諱翱字臯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
浦城試有司不第落魄漳泉閒會丞相信公開府署諮事

參軍

艾氏思齊左傳闕疑

未見

金華府志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用父蔭攝嘉興水宋
亡隱浦陽自號全歸子與方鳳謝翱放遊山水閒

許氏瑾春秋經傳

十卷

佚

紹興府志許瑾字子瑜世居剡之東林宋運既改徵辟不
就學者稱高山先生

徐氏文鳳春秋捷徑

十卷

佚

嚴州府志徐文鳳字伯恭壽昌人從吳興陳存受春秋咸淳閒釋褐權知象山縣至元革命隱居教授著春秋按經十卷

曾氏元生春秋凡例

佚

王逢曰礪峰曾元生江西人宋末屏居教授有春秋凡例大學演正藏於家

邱氏葵春秋通義

未見

陳氏深清全齋讀春秋編

十二卷

存

熊氏禾春秋通解

佚

按退齋與胡庭芳書有云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又云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一徒抱苦心力實不逮則是書燬後不果續也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一終

弟子平湖洪 勳覆按

春秋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二十五

任氏公輔 春秋明辨 程氏本義作集解

宋志十一卷

佚

黎氏良能 左氏釋疑

宋志一卷

佚

左氏譜學

宋志一卷

佚

趙氏 震揆 春秋類論

宋志四十卷

佚

按王氏困學記聞載趙氏類論一條曰左氏之書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襄弘也自昔聖賢未有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义大夫則曰暉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鄧氏 埏 春秋類對

佚

張氏 冒德 春秋傳類音

宋志十卷

佚

韓氏 台 春秋左氏傳口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氏 德寧 公羊新例

宋志十四卷

佚

穀梁新例

宋志六卷

佚

張氏幹 春秋排門顯義

宋志十卷

佚

袁氏希政 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張氏德昌 春秋傳類

宋志十卷

佚

沈氏緯 春秋諫類

宋志二卷

佚

王氏仲孚 春秋類聚

宋志五卷

佚

黃氏彬 春秋叙鑑

宋志三卷

佚

洪氏勳 春秋圖鑑

宋志五卷

佚

王氏獻 春秋守鑑

宋志一卷

佚

塗氏 昭良 春秋科義雄覽

宋志十卷

佚

春秋應判

宋志三十卷

佚

丁氏 裔昌 春秋解問

宋志一卷

佚

邵氏 川 春秋括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 英 春秋列國圖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十二國年歷

宋志一卷

佚

謝氏 璧 春秋綴英

宋志二卷

佚

周氏 彥熠 春秋名義 程氏本義作明義

宋志二卷

佚

程端學曰廣信人

毛氏邦彥春秋正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三衢人

胡氏定春秋解

宋志十二卷

佚

至氏汝猷春秋外傳

宋志十五卷

佚

程端學曰不用三傳

章氏元崇春秋大旨

佚

毛氏友左傳類對賦

宋志六卷

佚

蕭氏之美春秋三傳合璧要覽

宋志二卷

佚

宋氏宜春春秋新義

佚

張氏應霖春秋纂說

佚

朱氏由義春秋解

佚

趙氏與權春秋奏議

佚

程端學曰字說道號存畊四明人

方氏九思春秋或問

佚

田氏君右春秋管見

佚

戴氏銓春秋微

佚

程端學曰字少胡四明人

戴氏培父春秋志

佚

程端學曰四明人

延陵先生春秋講義

宋志二卷

佚

房氏春秋說

佚

范仲淹序曰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
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王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
其閒華衮遺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
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邱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

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褻博者流成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空循師道率屬辭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莆田陳氏春秋說

佚

東海徐氏春秋經旨

佚

莆田方氏春秋集解

佚

三山林氏春秋類考

佚

神童江氏春秋說

佚

楊氏春秋辨要

佚

孔氏春秋書法

佚

范氏春秋斷例

佚

王氏春秋直解

佚

陳氏春秋解義

佚

鄒氏春秋筆記 宋志作總例

宋志一卷

佚

陳氏春秋世家

佚

張氏春秋列傳

佚

亡名氏春秋扶懸

宋志三卷

佚

春秋策問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夾氏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釋疑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春秋直指

宋志三卷

佚

春秋類

宋志六卷

佚

春秋例

宋志六卷

佚

春秋表記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土侯世系 本義作世家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左氏傳鑑

通志三卷

佚

春秋機要

通志一卷

佚

春秋國君名例

通志一卷

佚

魯史春秋卦名

通志一卷

佚

春秋蒙求

三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

王應麟曰蒙求王舜俞序之

左傳類要

宋志五卷

佚

春秋義例

通志十卷

佚

春秋氏族名諡譜

通志五卷

佚

春秋括甲子

佚

春秋地名譜

佚

春秋災異應錄

佚

春秋三傳分門事類

宋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莫詳誰氏所編以類相從而分其門也

釋贊寧 駁春秋繁露

二篇

佚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吟詠惟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為事極為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二終

弟子太倉顧光復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六

馬氏定國 春秋傳

佚

杜氏瑛 春秋地里原委

十卷

佚

馬祖常作碑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避地河南緱氏山中世祖徵為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不就杜門謝客著書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

其心以優游厭飫於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有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禮樂雜說三十卷天歷己巳以孫秉彝貴贈官翰林學士階資德大夫勛上護軍爵魏國公謚文獻敬氏鉉春秋備忘

三十卷

佚

明三傳例

八卷

佚

吳澂序曰春秋魯史記也聖人從而修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修之者約其文有所損無所益也其有違於典禮者筆之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何以不能贊一辭謂雖游夏之文學亦莫能知聖人修經之意爲何如也蓋自周轍東王迹息禮樂征伐之柄下移諸侯國自爲政以霸而閒王以夷狄而猾夏天經紊人理乖災見於上禍作於下耳聞目見一一皆亂世之事王法之所不容聖人傷之有德無位欲正之而不能於是筆之於經以俟後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然此意也當時及門之高第弟子有不能知而沉於遠者乎然則三傳釋經詎能悉合聖人之意哉澂嘗學是經初讀左氏見其與經異者惑焉繼讀公穀見其與左氏異者惑滋甚及觀范氏傳序喜其是非之公觀朱子語錄識其優劣之平觀

啖趙纂例辨疑服其取舍之當然亦有未盡也徧觀宋代諸儒之書始於孫劉終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不能一也比客京華北方學者言春秋專門亟稱敬先生鼎臣激惜其人之亡而不知其書之存也先生之從孫儼參知江西行省政事因是獲覩先生所著春秋備忘三十卷月三傳例八卷稽其用功次第見於自序弱冠受讀學之三十年而始著書年幾七十而修改猶未已前後凡五易藁總數十家之說而去取之其援據之博采覽之詳編纂之勤決擇之審至謹至重惴惴然不偶易可謂篤志窮經者矣非淺見謏聞所能窺測也參政屬予序其端竊惟春秋一經自三傳以來諸家異同殆如聚訟今於衆言淆亂之中折衷以歸於一是誠有補於後學激之庸下有志於斯者亦得因先生之所同以自信又得因先生之所異以自考遂不讓而爲之序先生諱鉉易水人金朝參知政事之孫興定四年登進士第主邾城簿改白水令值中州多虞北渡隱處國朝訪求前代遺逸宣授中都提舉學校官舊讀書大寧山下人號爲大寧先生云

黃潛曰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泣於婺橐其橐請張樞子長爲校讐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

續屏山杜氏春秋遺說

八卷

佚

張萱曰敬氏續杜屏山遺說從孫儼編內曲折辨論扶持

左氏周敢訂砭爲左設也

郝氏經春秋外傳

八十一卷

佚

經自序曰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
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
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剝則繫之以
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則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
王周公孔子孟軻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
修六經尼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
籍嘗遺韓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傳後文公謂
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
而行乎後世者也及貶斥去位始爲原道等以左右六經
則古之聖賢之爲書皆自夫憂患困阨窮而無所爲而後
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構兵幾
三十年上即位之元年始下武昌之詔詔經持節使宋諭
以弭兵息民意而姦宄樂禍誣爲欵兵拘於儀真之揚子
院經之始入三十有八年矣歲在庚申至於甲子猶不見
釋經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而不德瞽昧以自速戾
其敢望於古之聖賢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於天不以道
窮於予也豈可以人窮之而并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
絕哉河陽苟宗道嘗受業於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
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

而無書以爲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爲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爲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爲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爲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爲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是以爲是非敢妄意於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爲之書也其閒訛缺謬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度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意云既具草以授宗道復爲書此以冠篇首

又自序春秋制作本原曰春秋以一字爲義一句爲法雖於數十國之衆綿歷數百年之遠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說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難爲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爲之說其說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繁其法愈亂卒使大經大典昧沒而不明蓋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先定規模量其高卑廣厚開架棟宇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愆於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經然後有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事雖多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矣哉故必挈其綱持其

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溯洄從之然後順流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爲之說始於心法制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次言爲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即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內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桓公爲盛故以桓公爲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晉楚更霸而陳鄭叛服爲中國之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吳越遂霸故吳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夷狄之橫也吳越則進於中國而夷狄則終於夷狄故夷狄又次之吳越也諸侯之衰政在大夫而春秋終矣故大夫又次之而後舉其要義正其名號別其齋命辨其倫類定其次叙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共三十一篇始爲升天之階望道之門耳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說但一章一句纔萬餘言而已吾子之說未嘗一說聖經而直於其外爲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爲辭說欲後人之說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爲之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而爲六十四而爲之辭分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爲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爲未足又從而爲象象文言繫辭說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爲未足也以聖人之言說聖人

之經猶若是矧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爲之
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說每援易書詩禮以經明經
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耳亦未敢謂之詳也

又自序春秋三傳折衷曰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
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覆究竟精粗並舉本末具
見未易學也在厄處危以來爲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
意求聖人之大道不敢躡等循序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
定章句音義次爲制作本原比類條目等一本諸經而不
及傳尊經也然傳爲經作經以傳著雖曰尊經傳亦不可
廢也春秋以口授而寢失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
於書法之中各有所見而不沒其實原遠未分說者不一
而半亡於多岐則亦昧夫真是之歸矣六經自絕於秦復

於漢易書詩周禮禮記僅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
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鉤校備爲剖決徵諸大典大法
以求夫真是之歸而定於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夫
傳之不同自夫傳平聲之不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

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一年冬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
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
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
遷徙往來多歷年所分仕他國札瘥天昏漸以凋落蓋口
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於
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於顏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
貢冉求終不聞性與天道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
子矣故曾子之學獨爲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學

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爲忠恕則子奪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說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止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說有所自而然也惜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爲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於西漢而皆不著其傳爲左氏學者謂爲左邱明與聖同恥親授經於仲尼爲經作傳邱明雖見稱於仲尼而顏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而不廁於不及門十人者之列豈大經大法不授之顏曾之徒而獨授之邱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沒後四五十年之間耳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邱明見稱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爲同恥則賢於顏曾遠甚賢於顏曾而稱顏曾者屢顏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而不復一及邱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況諸子之論說亦不一及焉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邱明真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授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說而成書者邱明也則邱明論

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邱明殆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已藝文志謂左邱明魯史也杜預序謂邱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已蓋左氏魯左史世掌策書故以左爲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沒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間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爲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別錄謂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爲不易也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爲之記錄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於邱明乎劉向所錄蓋邱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邱明輩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受春秋於邱明曾子於諸弟子年最少則邱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此尤妄焉者也聖人修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觀之以譏貶當世必不然矣聖人修經高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而皆不與豈獨與邱明共之乎親授傳旨猶不敢與又況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爲經傳乎故此爲尤妄焉者也爲公穀之學者以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夏彼皆

漢興以來讖緯曲說豈可以爲按夫聖人修經子夏以文學稱使之從周太史請求記錄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事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爲之傳則未敢以爲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二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公二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公三年二十四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七年成公五年昭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年稱子貢者一僖公二十四年稱蘧伯王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焉穀梁氏亦不及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高弟亦皆不及焉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高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年自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蘧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沒門弟子之稱有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高弟一不及焉語孟傳注無所謂魯子者而屢稱焉故疑魯爲曾魯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

曾子爲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爲魯此豈非誤曾爲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爲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受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於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之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縹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徵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說亦有戾於聖人者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惑者十四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氏互爲短長相與訐擊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葉戶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乃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爲集傳而一以左氏義例典禮爲本不雜乎他以過衆說公羊氏之學最盛於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爲之注以明所得雖遠探力窮而推演圖讖反有累夫傳者穀梁之學亦盛於漢至宋范甯爲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長以釋經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唐興孔穎達等爲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注以疏三傳而穎達爲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同僚楊士勛疏之遂

行於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真是之旨終惑而莫能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別爲沱爲九爲東爲中北支流餘裔汎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爲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爲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專於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疊出各爲作傳以明聖人之旨莫不自以爲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每以三傳爲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爲六經確然如乾隤然如坤易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之易以求其理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禮以求其制本諸語孟以求其說本諸大學中庸以求其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不我欺也不我蔽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自之本之差得矣今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說以左氏爲按故先之且變其錯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即經以見傳以公穀二氏爲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各附經後因之而不葺杜何范之注則或去或取各見於本傳下從而爲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之說同於真是則同真是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爲據使不相矛盾而脗合於經庶幾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爲諸儒所亂而學者

知所從不茫然惑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而爲一傳折之以義理之至中歸之於義理之至當有萬不同貫而一之俾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者不復竊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無所逭爲道受責亦所甘心焉爾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三終

弟子高郵陳 璣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二十七

季氏 立道 春秋貫串

佚

鄧文原志墓曰季氏世居處之龍泉先生諱立道字成甫爲湖州歸安尉推恩擇山水勝地便祿養祖妣授臨汝書院山長未赴而卒嘗手抄春秋左氏傳考摭史記國語諸國名謚同異及論著事變顛末名曰春秋貫串

彭氏 絲 春秋辨疑

未見

劉氏淵 春秋例義

佚

春秋續傳記

佚

左傳紀事本末

佚

胡氏炳文 春秋集解 指掌圖

俱未見

陳氏櫟 春秋三傳節注

未見

熊氏復 春秋會傳 或作成紀

未見

吳澂序曰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乎中矣世之學春秋者率謂聖人有意於褒貶三傳去聖未遠已失經意而況後之注釋者乎或棄經而任傳或臆度而巧說幾若舞文弄法之吏然觀者見其不肯於理不傷於教莫之瑕疵又孰能紬繹屬辭比事之文而得聖人至公無我之心哉漢儒不合不公無足道千載之下超然獨究聖人之旨唯唐啖趙二家宋清江劉氏抑其次也澂嘗因三傳研極推廣以通其所未通而不敢以示人今豫章熊復庶可所輯會傳同者已十之七八諸家注釋未有能精擇審取如此者也熊君謹厚醇正篤志務學其可為通經之士云

南昌府志復字庶可新建人以五經教授鄉里四方來學

者常數百人門人稱之曰西雨先生

徐氏安道左傳事類

未見

吳澂序曰杜元凱讀左傳法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
餽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
順然後為得淵哉乎其言也豈惟讀左傳宜然凡讀他書
皆然朱元明以徐安道所輯左傳事類示予夫作文欲用
事而資檢閱記纂不為無功也用心如此亦勤矣以此之
勤循元凱之法俾左氏一書融液貫徹於胸中儻有所用
隨取隨足無施而不可其功猶有出於記纂之外者安道
試就季父半溪翁質之

張氏鑑春秋綱常

佚

吳澂序曰春秋以道名分此言雖出莊氏而先儒有取焉
以其二字足以該一經之旨也古今春秋傳序注家奚翅
百數或閉得其義而能悉該其義者蓋未之見淮西張鑑
所述春秋綱常不自措一辭但於每行書字有高低而已
觀其序列大義炳然正名定分無以踰此簡而嚴嚴而簡
真可羽翼聖經以垂訓戒於千萬世旨哉書乎余故識其
篇端

程氏直方春秋諸傳考正

未見

春秋會通

未見

俞氏 臯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十二卷

存

臯自述凡例曰自晉杜氏注左傳始有凡例之說取經之事同辭同者計其數凡若干而不考其義唐陸氏學於啖趙作纂例之書雖分析詳備然亦未嘗以義言之逮程子為傳分別義例而學者始得聞焉愚今遵程子說以事同義同辭同者定而為例十六條凡書經之事義如此而其辭例如此者是所謂例也其有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則見各事之下非可以例拘也且如殊會其辭雖同而其義則不同會王世子而殊會是尊之而不敢與抗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往會之不敢與世子列也會吳而殊會是抑之而不使其抗若曰諸侯自為會而後會吳不使與諸侯列也又如歸來歸復歸歸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婦人謂嫁曰歸而書來歸則出也諸國君大夫出奔而復則書歸而書復歸則義不當復也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此譏其過時始至之失也至於季子來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此又喜其歸異其詞以嘉之也凡此皆辭同而義不同者也又如國君奔一也而內奔書遜弒君一也而內弒書薨不地殺公子一也而內殺公子書刺凡此皆事同而辭不同者又如易田書假城虎牢不繫鄭戍虎牢口鄭因會伐而朝書如凡此之類乃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也是皆不可以例拘也學者誠能熟玩程子傳以求其意至於

沈潛反復一旦豁然貫通庶乎可窺聖人用心之萬一也
又奚待愚言之贅云

吳澂序曰古之學者醇厚篤實不肯背其師說予觀公羊
氏穀梁氏之徒既傳其師之說以爲傳而其間有稱子公
羊子子穀梁子者又以著其師之所自言也嗚呼此其所
以爲三代以上之人與漢儒治經亦謹家法不以毫髮臆
見亂其所聞唐之陸淳初師啖氏啖卒而師啖之友趙氏
遂合上師之說爲纂例爲辨疑等書至今啖趙之學得以
存於世者陸氏之功也新安俞臯其學博其才優其質美
從其鄉之經師趙君學春秋恪守所傳通之於諸家述集
傳釋義經文之下融會衆說擇之精語之審粹然無疵經
後備載三傳胡氏傳以今日所尚也玩經下所釋則四傳
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矣予喜其有醇
厚篤實之風乃爲序其卷首趙君名良鈞宋末進士及第
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復仕臯字心遠居朱子之
鄉與人論經一則曰趙先生云二則曰趙先生云學而能
若是者鮮矣予是以喜之之深也

張萱曰元泰定閒新安俞臯述取諸家之說融會之系以
三傳其大旨宗趙良鈞

黃虞稷曰臯字心遠新安人泰定閒師事宋進士趙良鈞
良鈞仕宋爲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臯
以所聞於師者發明經旨分別三傳是否而補胡氏之所
未及

程氏龍春秋辨疑

佚

葉氏正道左氏窺斑

佚

戴表元序曰夫子沒遺言之著於世者為經學者為經學者各為說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言乃過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逮與夫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為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足以蔽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於春秋故耳余於近世得折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覈嘗欲依倣其法刪繁去滯定為一書以達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年來倦學葩葉凋槁以為二編之法雖在所舉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以來皆直取春秋為斷甚者尚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者不可盡攷無問左氏因知學廣者疑固多如登千仞之峰舉足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途奇珍異貨目眩而不即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以左氏窺斑示予予讀之猶愛晁呂時也問書之所由成則方諸儒汲汲科舉之年君以脫橐久矣嗟夫此豈若予年少退惰不自力者比邪君名某台寧海人

吳氏化龍左氏蒙求

佚

戴表元序曰吳伯秀為鄉校諸生時予與之寒同枕饑同竈比試於有司亦同業也然予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

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辨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
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
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巍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
者班班選中余甚慙而慕之以爲爲儒不當如是邪別十
年予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收禮官之科各相慰
勞滿意年齒亦皆壯強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時
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顏蒼髮枯皆欲成
老翁於是予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辨治衣食尋計
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
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益峻乃方闔
門下惟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
皆細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即已精熟蓋
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爲蒙求以便學余讀之如蠶
泥之斤鳴鏹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嘻乎異哉夫人之
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於左氏傳又有筆記
通纂於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彙余雖坐前
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於勇夫之旁垂涎於飽人之餘
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俞氏 漢 春秋傳

三十卷

佚

紹興府志俞漢字仲雲諸暨人撰春秋三十卷進呈書付
禮部刊行辟爲儒學官不就卒友人私謚曰文惠

黃虞稷曰字仲雲諸暨人所纂書元時命禮部下江浙儒

學刊板授書院山長不赴

單氏庚金春秋三傳集說分紀

五十卷

佚

春秋傳說集畧

十二卷

佚

戴表元作志曰剡源有為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
範不得志於貢舉隱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
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其書已脫橐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
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
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正經題為
春秋傳說集畧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為增
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

劉氏莊孫春秋本義

二十卷

佚

袁桷曰劉隱君論春秋為魯史之舊是則發先儒之遺旨
陳氏則通鐵山先生春秋提綱

十卷

存

胡光世序曰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天地
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讀
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彙括諸傳包舉無遺頗於聖人

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濶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祕願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鈇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

王氏申子春秋類傳

未見

吳澂曰巽卿春秋類傳極佳雖有一二處與鄙說不同然大綱領皆精當

田澤曰春秋一經後儒之說但祖三傳如釋例長歷集解調人繁露義函之類聞於世者不啻百餘家不為不多然元年春王正月之義終無確論雖胡氏有夏時冠周月之

說陽氏有改正之論而學者質以古今之正義終不能無疑是皆守三傳之失昧作經之旨故也蜀儒王申子所解春秋類傳則曰有貶無褒乃夫子一部法書出乎周公之禮則入乎夫子之法撥亂反正無罪不書其志封疆者所以著侵奪之罪也其志世次者所以著篡弑之罪也志禮樂志正朔者著僭竊無王之罪也志官職志兵刑者著違制害民之罪也謂侯國不合自稱元年故書元年謂魯不合以子月為春故書春謂舉世不知有王故書王謂子月非正月故書正發此義例類成一書皆先賢所未發深得聖人之本旨

呂氏椿春秋精義

佚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四
門書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從邱葵學隱居教授

郭氏 陞 春秋傳論 陞或作鏗

十卷

佚

長樂縣志郭陞字德基宋紹定進士至元中泉山書院山
長遷吳江州教授再調興化有春秋傳論十卷四書易皆
有述人稱梅西先生

吳氏 澂 春秋纂言

十二卷總例三卷

存

澂自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昔唐啖助趙匡集春秋傳
門人陸淳又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澂既采摭諸家之
言各麗於經乃分所異合所同做纂例為總例七篇初一
天道次二人紀次三嘉禮次四賓禮次五軍禮次六凶禮
次七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
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必見
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嗚呼其義微矣而執謙
自謂之竊取區區末學詎可得與聞乎

黃虞稷曰草廬春秋纂言嘉靖中嘉興知府蔣若愚刻之
郡齋湛若水為之序

齊氏 履謙 春秋諸國統紀

六卷

存

履謙自序曰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春秋者古

者史記之通稱也何以明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
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文有夏商
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
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傅太子箴教之春秋左傳韓宣子
適魯見魯春秋至於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
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
秋之類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而今之
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始魯終吳合
二十國史記而爲之也然自三傳既分世之學者類皆務
以褒貶爲工至於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未
聞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久矣暇日輒以所見妄爲叙類
私之中篋蓋不惟有以備諸家之闕庶幾全經之綱領而
自此或可以尋究云

吳澂序曰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
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旣沒而序詩傳春秋
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爲是說也說經而迷
於是也千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爲美刺
作若春秋之不爲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
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
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謂
據事實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
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蔽猶未悉除
必待宋末李吕而後大不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

月書日爲詳畧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爲榮辱其君以書
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
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
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郡齊履
謙伯恒甫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
自得內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
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特見各傳於經縷數旁通務合書
法餘事闕而不錄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
勝予之所可靡或不同閒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耳而非
苟爲言也不具九方臯相馬之眼者又焉能識之伯恒父
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
心與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柳貫跋曰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
閒而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
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國幽
厲傷之舍魯奚適拳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必曰天王
正必曰王正所謂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反正之道蓋常
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有其宗非止於詳內
畧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
則所以爲常首王人次封爵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謀逆
則幾於變矣先後之倫或殊名號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
而偶秦楚吳越則柏翳鬻熊之宗太伯仲雍之胤夏后氏
之胤桀之狄道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遏亂
畧於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偏外曩日侵誓盟征伐彼

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皦如天日造化權
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其班王室
於侯邦薦衣冠於左衽不知言者也貫自受讀竊疑列國
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舉實立文各有其本而貴
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閒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
以為為魯而作則始隱終哀而原於典禮命討者果為天
下乎抑私一魯乎艱難離索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
師常願求之大方以祛矢惑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
春秋以同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
而為之者也閒嘗叙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為
內屈也先齊於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懲僭以正也其
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亦先儒引
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貫既得而誦繹之復次其單
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幾何不為孔門游夏
之罪人哉

潘氏

廸

春秋述解

佚

安氏

熙

春秋左氏綱目

佚

蘇天爵狀曰先生深於六經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
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叙事始末依倣通鑑綱
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
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
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可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四
大旨一以朱子為本而達於程張以求聖人之意絕筆於

莊公十二年

劉氏彭壽春秋正經句釋

佚

春秋澤存

佚

歐陽原功志曰彭壽字壽翁辟衡山縣教諭樂士習之美
遂留居焉以春秋登第賜同進士出身終淳安縣尹

按壽翁為象環先生淵之子其曰春秋澤存者衍
父書而作也

臧氏夢解春秋發微

一卷

佚

吳氏迂左傳義例

佚

左傳分記

佚

李氏應龍春秋纂例

佚

閩書李應龍字玉林光澤人至元中薦為白鹿洞書院山
長及漳州路儒學教授俱不赴

尹氏用和春秋通旨

佚

江西通志尹用和安福人有春秋通旨傳於世

黃氏 琬 春秋舉要

佚

江西通志黃琬字玉潤吉水人以春秋教授鄉里

蔣氏 宗簡 春秋三傳要義

佚

許氏 謙 春秋溫故管闕

未見

陸元輔曰先生於春秋有溫故管闕又著三傳義例義例未成

黃氏 景昌 春秋公穀舉傳

佚

吳萊序曰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摻別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成斷之於聖心高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祕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澀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者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

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苟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況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篡弒攘奪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祕不以示人西狩之二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在春秋後孔子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左史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他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讐而詒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讐將天下之理不協於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何以調人為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為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又曰黃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為發之浦江人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避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

代用正日夜食之辨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
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
千言隱君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晰文極多
此最其善持論者

張氏君立春秋集議

佚

許有壬序曰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
經而為集解啖趙考三家短長為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
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皆號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胡
氏傳出學者翕然宗之聖朝設科遂與三傳並用諸家之
說幾無聞焉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各家名氏者
況有考其短長而折衷為書者乎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
有所不知世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
辭勝而失誣也公羊穀梁傳聞逾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
其能盡合聖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
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
義也如此則傳注之說可泥於一偏乎豫章張君立擇諸
家之論或全或畧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議擷衆長
萃於一歷歷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
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
人者可見矣欲觀君立之集議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徧取
諸家優游涵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迴觀集議
心目瞭然與聞人之說襲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
性之書也傳註而已乎

楊氏如山 春秋旨要

十卷

佚

鎮江府志楊如山字少游蜀嘉定州人宋末游江南四請
漕舉宋亡不仕大德閒起為淮海書院山長因家京口著
春秋旨要十卷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四終

弟子長洲陳睿思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春秋 二十八

男 崑田 校

程氏 端學 春秋本義

三十卷

存

春秋三傳辨疑

二十卷

存

春秋或問

十卷

經義考 春秋

卷一百九十五

存

端學自序本義曰孔子何爲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辨土
霸王定夷夏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
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明名分正上明下
順內修外附民志旣安奸僞不作孔子生於此時春秋無
作也周綱墮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四夷內侵人道悖
於下天運錯於上災異薦臻民生不遂孔子旣不得出而
正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著矣復修春秋即
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則常
道有在夫知非常則知己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
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
已孟子曰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正竊取之此之謂也
若邵子評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謂直書其事而
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若董子謂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者之
作固不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指其大泥一字
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壽氏名字爲褒貶以抑揚予奪誅
賞爲大用執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
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
後此諸儒雖多訓釋大抵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
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
已幸而啖叔佐趙伯循陸伯沖孫泰山劉原父葉石林陳
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爲說又不免褒
貶凡例之敝復得呂居仁鄭夾漈呂樸鄉李秀巖戴岷隱

趙木訥黃東發趙浚南諸儒傑然欲掃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採輯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已意於其末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成問以較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敎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已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耳

張天祐序曰四明時叔程先生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有能盡合聖人作經之初意於是本程朱之論殫平生心力輯諸說之合經旨者爲本義以發之訂二傳之不合於經者爲辨疑以正之又推本所以去取諸家之說者作或問以明之書成而先生卒翰苑諸公欲進於朝由是移文浙東憲司俾錢梓以傳遠遂牒本道帥府於槩管七路儒學出帑以助之至正三年夏五月命工因循未克就五年冬十一月僉憲索公士蠟巡歷至郡久知是書能折衷諸說辨析精詳深得聖人之旨不可緩也委自監郡與天祐提督刊梓愚不敏仰承所託朝夕視事不一月而工畢實是年之十二月甲子也天祐備員府幕與先生之兄敬叔父交且久今又獲見此書之成故樂而道之也然此特記其歲月云爾若夫此書之發揮聖經嘉惠後學則亦不待贅述

張萱曰元至正閒四明程端學本程子之學折衷百家而爲之說

寧波府志程端學字時叔慶元人至治元年進士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在國學時慨春秋在六籍中未有一定之論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異同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用經筵官請命有司取其書板行天下

黃虞稷曰端學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凡百三十家折衷同異湛思二十餘年作本義以發聖人之經旨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較諸儒之異同又綱領一卷所以著作之意也

黃氏清老春秋經旨

未見

閩書黃清老字子肅邵武人累官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出爲湖廣行省儒學提舉學者號爲樵水先生

蘇天爵作碑曰閩有名士黃清老由進士起家累遷奉詔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著春秋經旨若干卷四書一貫若干卷學者爭傳習之

俞氏師魯春秋說

未見

徽州府志俞師魯字唯道婺源人至治中薦授廣德路學教授改松江府知事

戚氏崇僧春秋纂例原旨

三卷

未見

春秋學講

一卷

未見

黃潛作墓志曰君諱崇僧字仲咸金華人從鄉先生許公講道於東陽之八華山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呂公汲創義塾聚族人子弟使就學委君主教事扁其室曰朝陽人稱之曰朝陽先生

馮氏翼翁春秋集解

佚

春秋大義

佚

鄭氏杓春秋解義或作表義

佚

閩書杓字子經福州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

袁氏桷春秋說

佚

鄧氏淳翁春秋集傳

佚

袁桷序曰因褒貶而傳春秋焉聖人之餘意也悉貶而遺其褒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粵自周室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紀載之法號稱近古故凡是非善惡之實天災時變之著直書而不隱逮於戰國執簡侍史者

猶守而未墜然而攻劫凌據之侈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
外史之職不行於邦國其史之存於國者又將日幸淪棄
而無所傳證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行若是者二百
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其史之本文而修明之別爲之
書以信於後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爲褒貶哉三家之傳事與義例輻輳
殺繁刻者若法吏博者若辨士上下二千餘載各執所嗜
介不相並而玩獵搜擇髣其音聲益遺其形傳愈疏而經
益湮矣夫因義例以明聖人之意懼義與例不得而盡廣
其記聞不燭於理則事益無以自附春秋之道幽而明無
傳而著論至於是良有以也自唐以來合三傳者始各以
其長自見然而求於外者必謹於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
焉者耳先王之典禮舊章具於傳記悉心以推之闇而具
章墜而復完則禮者又春秋之標準也邵武鄧淳翁慨不
行於今特立己任纂而爲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
嘗謂審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準感而通天下之
故則易之用其與是相並始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
學也淳翁學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吳氏 瞰麟經賦

一卷

佚

嚴州府志 瞰字朝陽淳安人泰定中登第仕峽州路經歷
方道齋師之

林氏 泉生 春秋論斷

佚

吳海志墓并狀曰公諱泉生字清源居永福章山治春秋獨得微旨天歷庚午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遷永嘉縣尹調漳府推官陞奉政大夫知福州事擢翰林待制退居召入為翰林直學士平論文敏公文辭名海內選於春秋為四方學者所宗其著述有春秋論斷

劉氏聞春秋通旨

佚

江西通志劉聞字文庭安福人天歷進士官太常博士遷翰林院編修進修撰出知沔陽府

方氏道齋春秋集釋

十卷

未見

浙江通志方道齋字以愚淳安人逢辰曾孫至順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調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洪武初再召不起

李氏昶春秋左氏遺意

二十卷

佚

元史類編李昶字士都東平人累官吏部尚書

黃虞稷曰昶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昶承家學集諸家之說而折衷之

蘇氏壽元春秋經世

佚

春秋大旨

佚

蔣易曰北谿先生字伯鸞又字仁仲福安人弱冠游太學連魁三館時太學生至京師者皆授郡博士先生歸隱於建陽之唐石以春秋四書教授學者著春秋經世春秋大旨凡數十萬言

吾邱氏衍春秋說

佚

王氏惟賢春秋旨要

十二卷

佚

寧波府志王惟賢字思齊鄞縣人與弟惟義皆以儒名

萬氏思恭春秋百問

六卷

佚

楊維禎序曰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蓋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子家藏是書凡六卷嘗授之無錫孟生季成季成又傳之於華亭曹君繼善之子元樸以其傳之不廣也特鈹諸梓而徵子為序是書也失其首辭久矣不知為何人所著或以為方孝先孝先又不知為何時人觀其設為問答者往往與子補正之意合實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子令孟生勿祕所授而未及板行於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祕於人不遂吾之初心而賢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己者乎雖然道學是講

者謂說書不古慮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辨不可也學者於春秋苟讀而未有疑疑而未求釋於心而遽觀是書又安知百問之不爲學者病而著是書者之所慮乎然則是書之廣傳也爲益爲病則固存乎其人焉

按春秋百問作於萬思恭汪氏纂疏嘗采其說

曾氏震春秋五傳

佚

李祁序曰春秋經世之書其記約其志詳其旨意深以遠左氏公穀各以其所傳聞意見爲傳不無異同自是以來諸儒亦以其說名家至胡氏傳出而諸說始略有折衷矣

國朝設科以胡氏與三傳並用立法之意至爲精詳然學者困於繙閱每歎未有能合爲一書者廬陵樵南曾君震乃集而加次第焉始左氏次公次穀次胡氏而取止齋陳氏之說附於後蓋陳氏之於春秋多所發明貫穿乎王霸之盛衰反覆乎夷夏之消長又推明左氏不書之旨以見春秋之所書此其必不可遺者於是使讀者一展卷而諸傳皆得焉其有便於學者甚大凡胡氏有所引用皆分注其下而又別爲類編以附於卷其有助於學者甚溥或者謂此書無所取舍不能成一家書予謂使曾君以一己之見取諸說而取舍之其是非可否未必使人人合意是亦曾氏之書而已非天下之書也今備列五傳使學者自擇焉豈非斯文之大全與書成而鈔梓乃復得安成劉鼎安

力相其成其有功於斯文又甚溥予喜是書之有成而又嘉劉氏之能相之也故爲記之若夫擇諸說之長以求合乎聖人之旨意則又存諸其人焉

張氏樞春秋三傳歸一義

三十卷

佚

黃潛作墓表曰徵士金華張樞子長言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

金華府志張樞東陽人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奏辟爲長史辭再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之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林驛仍以病辭歸卒

汧氏汝懋春秋大義

一百卷

佚

戴良作志曰汝懋字以敬其先歛人遷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以薦授丹陽縣學教諭陞鄉郡教授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

梅氏致春秋編類

二十卷

未見

鍾氏

伯紀

春秋案斷補遺

佚

戴良序曰春秋案斷補遺者大梁鍾伯紀先生之所著也

其意以爲學春秋者多惑於傳家褒貶之說而經旨有不
明其能脫去宿弊一以經文爲正者又往往於筆削精義
而或昧焉今故採擇諸家格言之合於經者附於各條之
下閒有未足則以己意補之而題以今名蓋取程叔子傳
爲案經爲斷語也予讀之而歎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
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舍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則無所考
徵矣然左氏熟於事而或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於理而
害乎理之正者要不能無至唐啖趙師友者出始知以聖
人手筆之書折衷諸家之是非而傳已亡逸繼是而後爲
之傳者雖百十餘家其言雖互有得失能不傳會三家之
說者鮮矣胡康侯得程子之學慨然有志於發揮而其生
也當宋人南渡之時痛千餘年聖經遭王臨川之禁錮乘
其新敗雪洗而彰明之使世之爲亂賊者增懼若夫聖人
作經之本意則未知其如何也然自當時指爲復讐之書
而不敢廢太學以之課講經筵以之進讀至於我朝設進
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家之外亦獨以胡氏爲主本則
以三綱九法粲然具見於是書而場屋之腐生山林之曲
士因而倚摭微文破碎大道有可憫念者矣然則學春秋
者亦將何所折衷乎竊嘗考求之而得其說矣吾志在春
秋夫子之自道也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孟子之所以論春秋也蓋方是時王綱日紊篡奪相
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使亂
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
此其爲夫子之志而天子之事也是以邵子有曰春秋夫

子之刑書而天門下氏亦曰春秋一經無罪者不書惟罪
有大小故刑有輕重耳斯言也蓋有得夫孔孟之遺意也
是則學者之折衷固無出於夫子之自道與夫孟子之所
以論春秋者矣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哉先生之於是書
下既不惑於褒貶之說上復不失乎筆削之義外有以采
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發乎自得之深意奇而不鑿正而
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善學者焉然其推傳以達
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得之夫子之自道孟
子之所論者爲多是可以見其折衷之所在矣余自幼歲
即知讀是經而山林孤陋之風科舉利祿之念或不能無
故其所學不過曲士腐生之爲耳烏覩所謂經之義聖人
之蘊哉及識先生於浦陽始聞其說而悅之至其成書則
未之見焉近來淞上亟求是書於所館先生手錄以示且
曰使可傳也幸爲我序之嗟乎學春秋者多矣求其得乎
孔孟之遺意以折衷諸說於千有餘載之下者幾何人哉
故讀先生之書譬諸飫芻豢之旨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
之清泉甘露豈不悅哉則夫是書之傳固不有待於區區
之言矣若夫述作之大旨與其編次之歲月則不可以不
書姑書此以爲序庶有以復先生之命乎

潘氏著 聖筆全經

佚

貢師泰志墓曰君諱著字澤民嘉興人受易於竹岡葉氏
再從吳朝陽氏受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
學尋爲廣德學錄改銅陵教諭以內艱去服除調烏程終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五
湖州路儒學正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微旨甚悉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五終

弟子歸安江 發覆按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按

春秋 二十九

吳氏 師道 春秋胡氏傳附辨雜說 吳淵穎集作補說

十二卷

未見

師道自序曰讀春秋者必自三傳始甚矣三傳之不可盡信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盡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說者謂三子皆口傳授之學者乃著竹帛而題之以其師之目本皆不謬而濫說往往附益其中其信然歟前儒固守其說啖趙氏以來

始有所去取折衷至宋而二孫二劉蘇許呂氏各稱名家
槩不能無異於三傳至河南程夫子教人讀是書以傳爲
案經爲斷推明聖人經世之法而於大義嘗發其端中更
王氏以私意廢格咸所憤歎胡文定公當紹興中專進讀
是經大綱本孟子微辭祖程氏根據正矣自謂事按左氏
義取公穀之精傳有乖繆則棄而信經又謂左氏博通諸
史敘事使人見本末傳說既久寢失本真要在詳攷而精
擇之可謂通而不固者也然自今觀之信經棄傳者殊少
眩惑於左氏者尚多未免迂經旨以從紀載之誤不得已
而閒採諸家意雖近厚而不自知其失也若其憤王氏廢
經之害閔衰世而憂弱主因說以寓諫諷故其爲言或動
而微過激而小不平其他義之不足以示勸戒者多闕勿
論大要以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爲主
則不可訾也故子朱子之論謂其以義理穿鑿夫曰穿鑿
則不可謂之義理蓋義理正而事情未必然故曰以義理
穿鑿耳且朱子考訂諸經畧備獨春秋一字弗之及嘗恨
不見國史終莫知聖人筆削之旨又曰已與聖人神交心
契然後可斷其書吁國史豈復可見聖人如天天豈易知
蓋有測焉而偶合者矣朱子雖不滿於胡氏而終許其大
義之正則談春秋而舍胡氏未有不失焉者也方今設科
表章與三傳並學者宗之宜矣而議者猶或病之閒嘗反
覆誦詠輒以所未安者疏而辨之其或事義足相發明者
附以見焉雖冒昧不韙而庶幾察於胡之大意因以識陋
存疑將質之當世通經之士驗諸他日進學之工願爲是

書忠臣而異於讒賊者是則區區之志也

吳萊序曰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

程氏

程氏曾有春秋傳序

而傳未完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淑
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相爲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
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遺漏
甚衆又况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業偏安
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聞者
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
曩予嘗論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
之故敢私序其說於正傳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
耳自魯史而爲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爲
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

感發之妙壽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
臯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
周公之舊典禮經曾不復赫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
五等之國亦莫能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
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特其命德討罪之
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
也吾罰焉而罰非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間先
後有倫衆體有要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
輕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游移前却必得其
安要之堯舜文武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
祖述憲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
秋聖人之法書世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

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
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
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因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
世曾無奸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
且以爲舉國不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
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
益亂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秦人恃法而寢
濫乎嗚呼二或之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
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
春秋乃廢詆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爲說至於意有穿
鑿巧爲傳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不
當之論一說之外不知其復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爲能通
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
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
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
也正傳其真議法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
之令紛然雜出宏綱大旨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
若參商矛盾之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
定也昔季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
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萊春秋傳授譜

一卷

未見

萊自序曰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十百家之學學日夥傳日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嘵嘵謹咋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一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此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

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

二卷

未見

萊自序曰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也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處此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

全魯以繼之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奸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於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不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

立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爲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宣文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宋濂作碑曰先生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哀之譬如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別如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

未見

春秋類編

未見

春秋五傳論辨

未見

宋濂曰金谿吳先生儀明善登鄉先達虞文靖公之門博極群書至正丙申舉於鄉會海內兵起無意北上下惟講授凡所敷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專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稗傳曰類編曰五傳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

黃虞稷曰明善金谿人時稱為東吳先生伯宗之父也

黃氏澤春秋旨要

佚

三傳義例考

佚

春秋筆削本旨

佚

春秋諸侯取女立子通考

佚

趙汭狀曰先生於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核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

春王正月辨又以為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
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
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
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訖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
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書即位義殷
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邱甲辨凡如是
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
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
聽矣其但以為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
為知聖人也又以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
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削筆削
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
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
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
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乃作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
力之方而其全解則未嘗脫橐以示人也
卓爾康曰先生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博物考古之
功其見於師說者足參聖旨先得我心惜乎不覩全書微
旨未暢

王氏

元杰

春秋讞義

十二卷

存

干文傳序曰聖人達天德而語王道春秋為萬世立王法
敦典庸禮命德討罪本原於天其用則王者之事也周德

既衰王者弗克若天人欲橫流網淪法斁亂亦極矣夫子
生於斯時慨聖王之不作慮斯道之將墜豈不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假魯史以修春秋示褒貶以寓王法
其義則總攝萬事大本始於尊王蓋尊卑之分明綱常之
道立然後有以定其是非而不舛春秋者王道之日月也
曲禮隳臣下僭春秋定尊卑而王道明春秋者王道之權
衡也刑罰濫法度差春秋明貴賤而臣道立易曰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經書元年加王於正聖
人繫易之始辭作經之大法也故其詞約而深其旨微而
遠深有不言之意微有不形之道聖人之心見於經猶元
氣之妙賦於物大而化之之謂也於一草一木以求化工
之神於一語一言以窺聖人之用亦云難矣然聖人行事

本於心事有萬變之不同理無萬殊之或異大公至正之
道貫萬事於一心百王異世而同心萬象異形而同體聖
人贊易以盡事物之變其理一也作春秋以行法度之權
著其事也文王作易於殷世之末夫子作春秋於周德之
衰有其理則有其事體用一原也有其事則有其理顯微
無閒也由辭以達理因理以見事天下之變故盡矣前乎
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此理此心未嘗外於
語言文字閒也河洛二程紫陽朱子續正學於千載之上
易禮詩書俱著訓辭獨於是經未聞著釋中吳王元杰子
英氏家世業儒有志經學考求易經本義詩傳訓辭禮經
一制度四書集注集義語錄紫陽宗旨凡釋經引證之言師
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秋之旨者具載本經證以胡氏

釋詞目曰春秋讞義旁搜取證竭慮窮思甫及成書幾二十載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不悖矣若夫天人相與之言古今事物之變微辭奧義何敢仰窺聖人之精微其餘尊君父之大倫正人心之大義典章法度之正是非善惡之公舉而措之未必無涓埃之助云爾

黃虞稷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閒領薦值兵興不復仕教授於鄉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六終

弟子桐城方世舉覆按

